

SUN
CHANG
JIANG

孙长江
中短篇
小说选

ZHONGDUANPIAN
XIAOSHUOXUAN

MABUTINGTI
DE YOUSHANG

马不停蹄的 忧伤

孙长江 著

非虚构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马不停蹄的忧伤

——孙长江中短篇小说选

孙长江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不停蹄的忧伤:孙长江中短篇小说选/孙长江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650-3942-3

I. ①马… II. ①孙…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6361 号

马不停蹄的忧伤

——孙长江中短篇小说选

孙长江 著

责任编辑 汤礼广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编 230009
电话 编务办公室:0551-62903975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hfutpress@163.com

版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63 千字
印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3942-3

定价:35.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地下商场的少年 / 001

女人和猫 / 038

寻找致富线 / 072

奔 跑 / 101

马不停蹄的忧伤 / 136

男人与猫 / 160

碑 匠 / 176

雾霾的一天 / 196

补 漏 / 213

后 记 / 232

地下商场的少年

一

一汪碎水，马踏飞燕。

楚小生弓着腰奔跑在雨后的地下商场。风驰电掣，他瘦削的身子像一张拉直紧绷的弓。脚尖掠地，惊得残缺或松动的花格子砖四周的缝隙里泥水四溅。他宽松的裤筒呼呼生风，像一只被孩子玩坏的断线风筝。

俞子薇在后面拼命追赶，白色球鞋早已接受雨后泥泞路面上污水粗暴的洗礼。她边追边喊：“小生，给我站住！”

穿过马路，闪过车流，楚小生一头扎进地下商场街心公园中央，弯腰、驻足、捶胸、大口喘气。他知道自己跑不过俞子薇的，因为那次在学校举办的法治讲座上，俞子薇说她在警校读书的时候就是学校长跑冠军。俞子薇习惯性地用手掌按住他的头，揉一揉他的头发，拍一拍说：“怎么不跑了？这儿是你的根据地吗？出事就往这儿跑！”她不知道他年少的孤独就是在这街中央无助地看着路上的车水

马龙。

“别管我！”楚小生扭头，挣脱她的手掌，一脸倔强。

“我不管你谁管你？你是我的帮扶对象。过来！坐这儿。”俞子薇一把拉过他的胳膊，坐在街心公园暗红色花岗岩堆砌的弧形台阶上，像扯过一阵红色的风。不远处的雕塑“四喜铜娃”还是那么调皮，穿着花兜兜，瞪着大眼睛，以四维动态之姿望着他们。

“说说，怎么回事？吴老师说你要杀人了？”

楚小生不屑回答，用脚来回搓动青条石地面，像用橡皮在课桌上顽皮地擦拭。该死的老妇女，多大点儿事情就打报告，还有小翠，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他恨恨地想。她见他不说话，便起身拉他：“走，去你爷爷那儿说清楚。”

楚小生最烦她这一招，当然也是他每次犯事后躲不过的坎儿。小时候，他只要在学校或者小区里惹是生非，对方准会把他拽到爷爷奶奶的水果摊，要不，谁也拿他没办法。

“我不去，你别逼我！”他抬头看着天空，地下商场的天空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后都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

“那我打你爸爸电话。”她假装着要掏手机。

“打吧！楚大卫早死了！”

“怎么说话的？有你这样做儿子的吗？”俞子薇又把手掌按在他头上摇了摇。

楚小生沉默不语。楚大卫活着和死了有什么区别？爷爷一直就是这样说的。每次有人找上门来要债，爷爷就用他含糊不清的江北方言低头絮叨：“葛哪晓得哩”……“一天都不噶来”……“他孬

里八轰”……别人掀翻了爷爷的水果摊，爷爷还眼神缥缈地看着眼前的空气絮叨，面无表情，目光呆滞，有气无力，像四月的天空不经意飘过的柳絮。每当这个时候，奶奶只好撒泼，冲过去拽人家的衣服，骂道：“有本事就别走。”对方其实压根儿就没走，骂够了，踩烂几个苹果，丢下几句狠话，才悻悻离去。楚小生不止一次想过，楚大卫要是真死了就好了，没人找上门要债，爷爷奶奶至少不会活得那么恐惧。对他而言，楚大卫是不是父亲根本就不重要，如果记忆没错，楚大卫似乎只在他上小学一年级时去学校参加过家长会，后来就阶段性地消失。到了初中，楚小生索性在家庭登记表“父母姓名”那一栏里填写爷爷奶奶的名字。对他而言，也只有爷爷奶奶能够联系。在初一下学期，附近的黄河路派出所与学校开展帮扶活动，学校确定楚小生等同学为帮扶的对象。学校搞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帮扶活动开幕式，市长和教育局局长都参加了这个开幕式。镜头下，他和那些同学一字排开，像等待授衔的将军，派出所十几名警察在现场认领了他们这些帮扶对象。其中俞子薇认领了他，还和他在摄像机前伸出剪刀手拍了照，她说别看他站在那里黝黑瘦弱的样子并不显眼，但从他的眼神里能看出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她就要管教像他这样的孩子。从此，她似乎就成了他的法定监护人。班主任也乐意有事情就找她。虽然俞子薇比楚小生大十几岁，但俞子薇仍让他叫她“俞姐”。她是缉毒警察转岗来派出所的，三十多岁，至今还未嫁出去，因此怕别人叫她阿姨把她叫老了。

“说说怎么回事吧？”俞子薇也就这两招儿，用完之后就只能苦口婆心地劝他。十五岁的年纪，叛逆的性格，家教的失控，因此也

只能这样对待他了。

此时，在地下商场的街心公园，两侧马路穿梭不息的车辆和人流像两道屏障为他们隔出了临时空间。俞子薇开始向他询问当天下午吴老师口中的“‘楚小生要杀人’的事实”。这个时候，若是从高处看过来，他们就像安放在街心公园的一座雕塑，用“谈心”“纽带”“心灵的桥梁”等主题来命名一点也不过分。这个城市最不缺的就是铜雕了。

下午的地理课上，戴黑边高度近视眼镜、喜欢低头把镜框拉到鼻翼翻眼看女生的王老师，用温水煮青蛙似的讲课方式把全班学生的情绪调到失控。刚下课，青春气息受压抑的班级里，书本与纸屑横飞，尖叫声和拍桌声四起，一本地理书像没头的苍蝇在空中打转，最后一头栽倒在楚小生的桌子上。当时，他正全神贯注地在纸上画回旋刀。他不想听老王上课时慢吞吞地扯什么星球知识，倒是老王说彗星俗称扫帚星的时候让他有了共鸣——奶奶以前就骂过楚大卫带回来的女人是扫帚星。“没头苍蝇”掉下来的时候正砸在他的杰作上，看到书中耀眼的彗星图，他就用手中的铅笔在其一旁写上“扫帚星”三个字。这么巧，“没头苍蝇”是小翠的。小翠是学校公认的校花，但他并不认同。尖尖的下巴，薄薄的嘴唇，五官小巧就漂亮了？网红的标配，肤浅的特征。此刻，她正娇声嗔怒：“谁拿我的地理书了？”他随手挥起“没头苍蝇”，像在湖边用石子撩草地打了一个水漂，“没头苍蝇”飞走了。一个同学拾起打开，看到“扫帚星”三个字后不怀好意地笑了；另一个同学故弄玄虚：“咦！肉麻！”群声四起，集体的情绪总是喜欢莫名高涨。等小翠好不容易在人群中

抢到书，特别是看见那三个和她想象的不一样的字时，脸色刷地就变了，立马翻脸，说楚小生骂脏话，随即直接拿着书告到班主任吴老师那儿去了。众人幸灾乐祸，凡事只要涉及漂亮的小翠，同学们就没来由地兴奋。吴老师很不爽，拿着书疾步走进教室。小翠在前面狐假虎威。男生都喜欢喊吴老师“老妇女”，其实略矮微胖的吴老师也就四十来岁。

吴老师走到楚小生面前厉声问：“是不是你写的？”

楚小生纹丝不动，嘴里像掉钢镚儿一样发声：“是……的。”

“你知道扫帚星是什么意思吗？怎么能这样随便讲女生？”

“我知道，扫帚星就是坏女人嘛，碰了晦气。”楚小生挑眉看小翠，其实他想到的是父亲带回来过夜的那些女人。

吴老师生气极了，抬手扇掉楚小生桌上的书本，拽着他的衣领呵斥道：“你给我滚出去，你还像不像学生？”

楚小生回答得更干脆：“好啊！走就走，我不稀罕！”说完就抓起课桌里的书包，并随手推翻桌子。

这简直是对老师的藐视和挑衅，吴老师气急败坏，她在学生面前一向很有威严。她拉扯住他的书包：“你还要书包干吗？你还读什么书！”她极度气愤的时候确实有老妇女撒泼的姿态。楚小生可不干，和她用力拉扯，抢书包。书包劣质的拉链突然“滋滋”作响，拉链被撕开了，只听见啪啪的书本落地声和哐当的金属砸地声。楚小生迅速拾起从书包里掉下来的那把刀——新疆英吉沙小刀。刚从外面上厕所回来看热闹的同学突然瞧见这一幕，便惊叫道：“啊！杀人，刀，有刀！”他们知道楚小生酷爱刀。

吴老师一激灵：“你想干什么？你还想杀人？这是凶器啊！”说完便掏出手机给派出所的俞子薇打电话，说她的帮扶对象要杀人了！

楚小生毫不理会，拿起书包，扬长而去。

了解事情的经过后，俞子薇呵呵一笑：“你携带刀具去学校？不知道刀具管制条例吗？这是管制刀具，能随便带吗？交给我！”

楚小生打死不从，狡辩道：“这是我珍藏多年的珍品，是同学要鉴赏，我才带到学校的，我又没有拿出来。”

“明天我带你去找吴老师，向她赔礼道歉！还有，跟小翠说对不起！”俞子薇知道他的脾气倔，暂时不和他计较。

“我不，小翠小题大做。”

“明明就是你不对，吴老师说小翠同学受了很大委屈。”

楚小生和小翠是冤家。小翠是个高傲的公主，仗着成绩好长得漂亮，从不拿正眼瞅他。有一次小翠从他面前路过，昂首挺胸，目不斜视，他故意从书包里拿出一把刀啪地扔到她前面，像是差一点儿要击中她的样子。果然，小翠被吓哭了，不仅告到班主任那儿，回家还同她的父母说了。事后，吴老师说，如果小翠父母不是看楚小生家庭情况特殊，肯定不会饶了他。从此以后，两人见面都隔得远远的，从不说话，谁知这次又是冤家路窄。

“老妇女偏袒小翠，她周末去老妇女家补习。”他看着面前的铜雕，兀自说着。

班上很多同学周末都去吴老师家补课，小翠也去。当然，像楚小生这样稳坐后两排的同学从一开始就不想补课。奶奶也问过他，要不要周末去补补课？他才不去呢，情愿周末在家画刀，摆弄他的

那些宝贝，再说，爷爷奶奶卖一车苹果也不够交一个月的补课费。有时他如果嫌楚大卫在家碍眼，就会跑到地下商场，在炸臭豆腐店、烤肉饼摊、西安凉皮店、浪子网吧，还有震耳欲聋的音像店里瞎转。饿了，他就去路口的水果摊向奶奶要五块钱，然后到马路对面的“沙县小吃”吃一碗面条。沙县小吃是一个人高马大丰胸圆臀的福建女人开的，她热情似火，动作利索，尤其是抹桌子收碗时胸脯晃动得像小孩乱敲鼓点。地下商场的小贩都喜欢去那里吃面条，和她搭讪。少年楚小生也莫名地喜欢她的热情。

二

楚小生喜欢刀，并立志要做一名刀客。

很小的时候，几乎是从他童年记忆的开始，他就是畏畏缩缩的样子，胆小如鼠，怕一个人走路，怕路上怪兽吃了他，怕爷爷奶奶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怕家里床底下会冷不丁地钻出蝙蝠侠来。“怕”，是他儿时最深刻的印象。

每天，夜幕还压在地下商场的屋顶时，爷爷就骑着三轮车去水果批发市场了，去得早，批到的水果才新鲜。奶奶做好他的早餐后，立即去水果摊开门，他们的生活像钟摆一样机械地、永不改变地转动。小时候，睡得朦朦胧胧的他常常感到害怕，抱着奶奶不让离开，有时候奶奶会哄他睡觉，等他迷糊了才出门。如果天色已经发亮，奶奶就不耐烦地呵斥他，睡觉去，怕什么怕，再不去开门，水果摊生意就泡汤了。他在恐惧中睡意全无，裹紧被子闭着眼睛盼天亮，

等阳光敲打窗户，等地下商场嘈杂喧嚣的热闹声响起，他的害怕感才消失。

读小学一年级的時候，他每天下午放学直接去水果摊写作业。他是班上唯一没人接送的孩子，奶奶曾经抹泪说：“真可怜，谁叫你妈跟人跑了，我们哪儿有时间接送你？”爷爷总是中邪般地絮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现在吃苦，以后就有出息。”那个叫“妈妈”的女人似乎从来没有在他的世界出现过，他一直想知道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有次他问楚大卫，妈妈在哪儿，楚大卫愤愤地说别提那个骚货。爷爷在一旁插话，别对孩子说这些，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地下商场的夜幕来得早，夜色刚露脸，商铺的霓虹灯就急不可待地跳了出来。他写完作业要回家，很害怕，不敢回去。这个时候往往是卖水果的黄金时间，奶奶不理睬他的娇气。一次情急之下，奶奶给他一把水果刀，说你拿着刀走回家就不害怕了。他就尝试着手握水果刀，背着书包走回去，像捧着一个烫手的山芋，像握着哈利·波特的魔杖。其实水果摊到他家的距离并不远，穿过一条马路，走进对面的小区往左拐就到了，那是20世纪矿区兴建的福利房，爷爷左腿摔伤之前是矿上的工人。

他就这样带着水果刀上学、去水果摊、回家。有次同桌向班主任打小报告，说他上学带着刀。班主任问他怎么回事，他便让班主任问奶奶。班主任当场给奶奶打了电话，沟通之后，挂了电话她就没再说什么，只让楚小生白天到学校就不要带水果刀了，上学前把水果刀放到水果摊。

后来这事被同桌的家长知道了，告到班级家长委员会那儿。那个会长比爷爷还絮叨，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伤到谁都不好，等等，对着他的鼻子说了一下午。最后，还正式派一位女家长去和他的奶奶交涉，要求即日起不许楚小生带刀上学。奶奶顶她：“那我孙子害怕怎么办？你送他回家？你送他上学？”女家长被气得直翻白眼，说奶奶不可理喻。楚小生忽然发现别人怕带刀的，或者说怕带刀的他，于是刀不再是烫手的山芋，倒真的成了魔杖。即使奶奶不叮嘱，他也习惯在书包底层藏上一把刀。有了刀，他似乎不再怕地下商场的黑夜。

俞子薇带着楚小生去学校找吴老师。楚小生习惯了立正、低头、说对不起。吴老师说：“看在俞警官的面子上，这次就不追究你的责任了。不过你要向小翠同学赔礼道歉，我好不容易做通她父母的工作，因为你这是侮辱别人的人格……”

楚小生鼻子里哼出不知道是“哼哼”还是“嗯嗯”的声调，看在爷爷奶奶辛苦、看在家庭特殊、看在俞子薇……他难道要看着别人的面子才能长大？

俞子薇说：“是的，下次绝不允许！”

吴老师没有为难他，这样的场景彼此都很熟悉，再说马上就要毕业了，学校也没有权力拒绝一个学生接受义务教育。从此以后，小翠也突然改变了对楚小生的一贯态度，问他那天画的是什么刀呀，挺有意思的。说完，她薄薄的嘴唇还“嘟”了一下，别有意味地看了一眼楚小生。俞子薇请小翠转告她的父母，让他们别介意。小翠抬眼疑惑地说：“我父母不知道啊！”

回旋刀是楚小生的创意，灵感来源于周末在家看的电视节目。节目现场主持人说回旋镖飞出去还能自己飞回来。嘉宾说不可能，哪儿有东西扔出去还能自个儿飞回来，以为那是宇宙飞船呀！没想到主持人竟然现场做了回旋镖，真的飞出去又飞回来了。楚小生喜欢这个节目，好奇于许多他不知道的真相。他灵机一闪，如果做个回旋刀，刀口弄锋利，抛出去猎杀目标，击不中还能飞回来，多酷！他一遍一遍地回看节目，拿出卡纸做成回旋镖进行实验，很快他掌握了飞行要领，回旋镖能飞出去又能飞回手中。只是飞得并不远，手法也不熟练。这都没关系，爷爷说过，只要吃苦，什么事情都能做好。

他用手机上网查阅回旋镖的知识，他知道必须要掌握其原理才能创新创造。手机是楚大卫以前用过的，现在学校都用“校讯通”和家长联系、布置作业。爷爷奶奶到了他上小学三年级时，就看不懂老师布置的作业要求了，于是把楚大卫用过的手机直接给了楚小生，让他自己看“校讯通”完成作业。这倒便宜了他，他直接带着手机上学，让同学们羡慕不已。同学们最多是戴个电话手表，只能定位、通话。而他的手机尽管破旧，但是个智能机，能上网，还能玩游戏。

楚小生根据百度网介绍的飞行原理，打算用铁或者不锈钢做成回旋镖，然后磨出刀刃，如果再加上苦练技艺，也许他就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刀客。楚小生为自己的创意兴奋不已。所以那天在地理课上他正是为此苦思冥想，一遍遍反复涂改，全神绘制回旋刀草图。

有一天半夜，楚大卫像个幽灵闪现在爷爷的房间。“你们再不给

我钱，我就要被要债的打死了。我也不容易啊，想翻本赢回来，有了钱我们都好过了。”楚大卫像霜打的茄子站在爷爷的屋子里，精神萎靡，不再油光满面。以前他都是大背头梳得油光晶亮，穿黑衬衫，手里拎着真皮提包，一副深不可测的样子。这么多年，他一直跟爷爷奶奶说在外做生意。其实楚小生知道他就在地下商场混，有钱就赌，没钱就回家要。有次放学回家，他亲眼看见楚大卫跪在地上伸直胳膊在爷爷床底下摸索——为了对待楚大卫，爷爷奶奶像捉迷藏一样地藏钱。因为低头摸索，几束头发从楚大卫整体向后的大背头中滑落下来，像清鼻涕一样耷拉在脸上。他很鄙视楚大卫，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在外装模作样，在家却跪着偷父母的钱。

“我信你个邪！你骗我们多少次了？你说朋友问你借钱，你生意做亏了，大项目要融资，一次一次都有去无回，你要把我们这把老骨头啃完了才死心。”爷爷气急败坏，涨红着脸骂。

奶奶用手捶着楚大卫的胳膊骂：“我们哪儿有钱？十几年前，我说那个女人不能要，你非要结婚，我们花了钱。五年前，你说开店做生意，我们拿了本钱。前年你赌博输了钱，偷了我们整整十万块钱！”

“你还信他！老子要弄死他！”说到十万块钱，爷爷气不打一处来，拿起拄着的拐杖砸他。

爷爷有高血压，奶奶怕他激动，就把他按在床沿，接着数落：“那个女的一跑了事，丢个孩子给我们养。你整天赌博，老虎机你玩，麻将你也打，只要是赌的，你都会。你怎么就这么没有出息！”奶奶说着说着就哭了。他们知道在隔壁的楚小生听得清清楚楚，也

从来没有回避他，仿佛他是空气。

楚小生在黑暗中往墙上扎着刀，那墙像麻子的脸。

三

地下商场在这座城市的中央。

20 世纪小虎队的唱片传到这座城市的时候，街心公园下面的防空洞被改建成了迪斯科舞厅，商场是舞厅周边的配套设施，游戏机室、美容美发店、录像厅等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舞厅曾经红极一时，人人皆知，但叫舞厅似乎不太合适，因此后来用“地下商场”这个称呼取而代之，并叫出了名声。舞厅后来不景气，于是被改造成溜冰场，地下商场周边的商铺就成了美容按摩一条街。之后，溜冰场无人问津又被改造成网吧，如今网吧也鲜有人去，空洞寂寥。但每天傍晚它上面的街心公园里，老年人跳广场舞，热闹非凡。

在流走的时光中，地下商场周边的商铺也由曾经众人皆知的美容按摩一条街改头换面为儿童摄影店、书店、蛋糕房等五花八门的店铺。唯有十字路口爷爷奶奶的水果摊几十年不变。水果摊原是一间披厦，之后又在前面架了雨棚。先是奶奶一个人经营，爷爷腿摔伤后于是买断工龄回家，和奶奶一起经营水果摊。现在，周边的高楼耸立，城市像个丰盈的少妇前凸后翘，围着地下商场如年轮般一圈一圈向外扩张。但地下商场却逐渐没落了，像被时光遗弃了一样。自从那些站街女秋风扫落叶般离去后，在地下商场混的那些人也就逐渐变少了。

楚小生小时候经常能见到楚大卫在地下商场闲逛，夹着个包，梳个大背头，穿西服，打领带，人模狗样，美其名曰谈生意。楚大卫路过水果摊时总是呈现出匆忙的样子，不是顺手拿个苹果，就是捧走个西瓜，爷爷有时候恰巧看见虽然会生气，扭头视而不见，但眼神中分明还是对做生意的儿子有些赞许。一年又一年，西服换了几套，生意也没做成一笔，女人倒是带回家几个。先是足疗店的那个老板娘，经常和他一起回来，有时候大半夜楚大卫房间里发出的声响还把隔壁的楚小生吵醒了。楚大卫拿苹果的时候故弄玄虚地向奶奶吹嘘，让她别在外乱说，足疗店他是有股份的。前几年扫黄力度加大后，老板娘突然就消失了，楚大卫竟然无所谓，像不小心丢了一件物品似的。倒是奶奶有点儿伤心，说人没了股份也没了，好可惜。爷爷说鬼才知道股份在哪儿。后来一个卖衣服的服务员被楚大卫带回家住了一阵子，奶奶私下和爷爷说这个有点儿靠谱，就是乡下人穷了点儿。乡下人还给楚小生买过冰激淋，楚大卫让楚小生喊她“妈妈”，楚小生把冰激淋扔掉了。突然有一天，乡下人的老公从乡下拎着斧子赶来找楚大卫拼命，奶奶才知道他儿子带回来的是人家老婆。最终，爷爷赔钱了事。楚小生很怀疑，他妈妈是不是也曾经在地下商场做什么营生被楚大卫带回了家。后来，每每扫黄、抓赌活动结束后，警察都会叫爷爷去派出所领楚大卫，几经折腾，家里的钱也赔光了，没人再相信他谈生意了，爷爷生气时满眼都是憎恶。楚大卫再说生意的时候，爷爷的口头禅“我信你个邪”就出现了。

俞子薇要求楚小生把收藏的所有刀具都交到派出所。俞子薇前